

毛

軍

途

程

从南泥湾到塔里木

回忆录

屯垦进程

—从南泥湾到塔里木



中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
委员会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办公室编

一九八四年九月

前　　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一师，是一支久经革命战争锻炼和考验的人民军队转业改编成的。它的前身，是土地革命时期的中国工农红军二方面军六军团，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解放战争时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一兵团二军步兵第五师。这支人民武装力量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是在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哺育下，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任弼时、关向应、贺龙、彭德怀和王震同志带领和指挥，经受长期战争的锤炼而发展壮大起来的。半个多世纪以来，这支部队沐浴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肩负着人民的希望，由南到北，自东到西，转战大半个中国，从井冈山到延安，从南泥湾到塔里木，由武装斗争到和平建设，在中国革命和边疆建设的史册上，写下了自己光辉的篇章。

一九四九年，新疆和平解放后，我师奉命进驻南疆阿克苏、和田地区，执行党中央、毛主席“屯垦戍边”的战略方针和“为新疆各族人民多办好事”的历史使命，团结各族人民，保卫国防，建立民主政权，摧毁封建制度，巩固社会治安，发展军垦事业，创建国营农場，迄今已届三十五年了。三十五年来，我们的军垦事业经历了艰苦创业、开拓发展、严重受挫到整顿改革几个历史阶段。但是，广大军垦战士

们，自始自终团结在党中央的旗帜之下，经受了严酷的自然环境和政治风浪的考验，怀着对军垦事业的坚定信念和豪迈感情，憧憬着社会主义光辉灿烂的未来。战士们一手持枪，一肩荷锄，人拉犁耙，改造荒原。他们铺地盖天，风餐露宿，披荆斩棘，在渺无人烟的戈壁荒原上修渠引水，开荒造田，架桥筑路，开辟绿洲；用劳动的双手，改天换地，广种嘉禾，增加社会财富，减轻人民负担。他们节衣缩食，创建新疆工业基础，并以国营农場的示范作用和助民生产的实际行动，影响带动各族人民，共同建设自己的社会主义新家园。

在军垦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斗争过程中，红军和八路军的领导骨干，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老战士和起义部队的广大官兵，来自全国各地的支边青年、复员转业军人、知识分子和科技工作者，都在这革命的熔炉和与大自然搏斗的广阔战场上，受到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南泥湾精神的薰陶。他们安心建设，扎根边疆，为保卫和建设边疆，贡献了最宝贵的青春年华。他们前仆后继，锻炼成长，为边疆军垦事业贡献了自己的热血汗水和聪明才智，共同谱写了革命精神代代相传的时代凯歌。

我们永远铭记着边疆各族人民和地方党、政领导对我们的关怀和支持。我们以最深切的感情，怀念军垦创业时期和我们朝夕相处的老邻居、老向导、老翻译，以及在戈壁滩上救活迷途战士的老猎人、牧羊人。没有地方党和政府及边疆各族人民的热情支援和关怀，我们将会一事无成。我们将永远和他们亲密团结，共同为边疆建设事业，竭尽心力地战斗、前进！

我们永远铭记着党中央、自治区、新疆军区对我们军垦事业的鼓舞与关怀。永远不忘周恩来、朱德、贺龙、陈毅、王震

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胡耀邦、赵紫阳、王恩茂、郭鹏、陶峙岳、张仲瀚等领导同志对我们军垦事业的关怀与具体指导。感谢山东、河南、湖北、江西、湖南、江苏、上海等省市的党政领导同志和人民群众，对边疆建设的大力支援和关心支持。我们将永远在政治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谦虚谨慎地学习全国人民在四化建设中的进取精神和先进经验，进一步开创军垦事业的新局面。

历史在前进，事业在发展。今日的阿克苏垦区、塔里木河两岸，已开垦荒地二百万亩，拥有耕地一百二十万亩。兴建斗渠以上灌排渠道总长四千五百多公里；兴建平原水库三座，总蓄水能力三亿三千万方。并在素有“无缰之马”之称的塔里木河上，修建了长一千六百米的钢筋水泥大桥和拦河大闸。建立起十六个大型机械化农場。全师拥有拖拉机一千四百多台，汽车七百多辆，农业机械总动力十四万马力，并相应建立了九个工业企业、数十个中小商业、交通、建筑企业。垦区有各种牲畜二十多万头，林园十万余亩。

三十多年来，曾经是“不毛之地”和“死亡之海”的塔里木原始荒原，累计为国家提供了三十四亿多斤粮食，一亿多斤棉花，八千多万斤肉食，一千多万斤羊毛，四千多万斤鲜奶，九千多万斤水果和六千多吨鲜鱼。养育着二十多万军垦战士及其家属子女。如今全师有中学五十所，小学一百五十五所，在校学生五万七千多人，教职员四千多人；有卫生医疗机构四十五个，各级医院二十一个，拥有病床三千多张，卫生医疗技术人员二千多人。全师十七个科研机构中，有科技人员和职工八百多人。有电影队（组）三十二个。昔日冷落荒凉的古漠大地，已形成生机盎然的新绿洲。生活在这里的军垦战士及其家属子女们，热恋着自己亲手创造的美

丽家园，无不以“塔里木人”自豪。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近两三年的整顿改革，给农垦经济增加了新的活力。一九八三年，我师工农业总产值为一九五二年的二十六倍，年平均递增率为百分之十一以上。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呈现了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这本题名为《屯垦途程》的回忆录，主要部份是参加阿克苏垦区艰苦创业的老同志们撰写的。它概括地反映我师艰苦创业的历程。在庆祝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建国三十五周年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三十周年的历史时刻，作为我师敬献给祖国和军垦战士的一份礼物，期望能为缅怀先辈，歌颂创业者，教育后代和激励军垦战友们继续开拓前进，为祖国四化大业作出新贡献过程中，起一点启迪和借鉴作用。

中共农一师委员会党史资料

征集委员会办公室

责任编辑：孙恪琴

书名题字：李好学

封面设计：沈根福

目 录

忆当年.....	张耀奎 (1)
开荒第一天.....	王金山 (6)
凯歌进新疆.....	刘发秀 (10)
黄河脱险记.....	陈继高 (19)
翻越祁连山.....	武振法 (24)
踏平瀚海千里浪.....	黄 诚 (28)
群威群胆何从来.....	孙恪琴 (39)
祁连忠魂.....	孙恪琴 (61)
创业初期.....	任 晨 (70)
向毛主席宣誓.....	窦振英 (96)
大地上的一条新动脉.....	朱子珍 (100)
荒漠变绿洲.....	廖从农 (107)

远征土门开荒一则	刘裕仁	(122)
坚守农一师的“上甘岭”阵地	周诚	(124)
英阿瓦提的变迁	赵国胜	(133)
前哨战	雪樵	(146)
战洪水	远秀岭	(156)
唇齿相依 情深谊长	依米尔	(166)
新疆第一条干砌卵石渠道	胡正国	(177)
黄宫纪事	师崇伦	(180)
我们的老团长	姜培先	(187)
编外战士	齐国章	(193)

瀚海航程	张文彬	(198)
三探塔里木	傅丙申	(208)
英雄征服塔里木	林海清	(215)
驯服无缰马	路略	(227)
塔里木河第一渡	陈考元	(241)
新的战场	王金山	(244)
南下创建新家园	王承藩	(252)
荒漠创业	闵学武	(258)
塔里木三代人	杜宏鉴	(264)

难忘的一夜	江信煜	(276)
杜政委蹲点的故事	王一政 程海元	(279)
关心和教诲	项海生	(285)
沿着前辈走过的路	江信煜	(288)
塔里木行	郭 鹏	(292)

从塔里木到乌苏里江畔	赵明高	(336)
南泥湾精神指引我们继续前进	张文华	(357)
戈壁明珠	周俊仪	(367)
既上马就不下鞍	冯传志	(385)
师长教导我们艰苦创业	王先功 张文弟	(390)
第一例手术	田纪银	(394)
我的良师——基兹洛娃	郭秀兰	(400)
南海行	张国臣	(407)
塔里木人在坦桑尼亚	廖隆海	(413)
变废为宝的故事	孙伯平	(418)
缅怀总司令，革命干到底	贺劲南	(423)
朱委员长和军垦战士心连心	孙伟民	(431)
满怀激情会亲人	孙伟民	(438)

- 让塔里木万紫千红 王子平 (443)
王部长亲手播种 马志平 林 培 (456)
王书记来到塔里木 田承基 (480)
张茜同志来到副业队 关维新 (464)
幸福的回忆 李万仓 (467)
赵总理来到我们家 陈 昱 蒋慧珍 (472)
慈母般的关怀 丁言鸣 (475)

忆 当 年

张耀奎

一九四〇年，陕甘宁边区遭到敌人的围困。胡宗南、马鸿逵、閻錫山，还有黄河东面的日寇，从四面八方包围边区。敌人企图以武装进攻、政治瓦解、经济封锁等手段，来扼杀我们。

一九四一年春，我们三五九旅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号召，开到了南泥湾、金盆湾等地。这一带是边区的宝地，延安的前哨。

我们到达指定地点，已近黄昏。在一片草地上，朱总司令作了指示：

“……你们的任务是：一面开荒建家，一面守住延安的大门。敌人敢来进犯，就坚决把它消灭掉！”

听完指示，我们连就开到离金盆湾五里，靠九龙泉的一个山沟里，安营露宿。战士们用树枝搭起棚子，在荒林中扎下营寨。

六 把 半 铁 头

当晚，连部就派人到延安借工具。第二天，他们跑了八十九里，借回七把铁头，都是些老乡用旧待修的。其中一把，裂着大咀，只能顶半把用。全连就凭这六把半铁头，投入开荒战斗！

一个排两把铁头，人休息，铁头不休息。虽是初春天

气，有的同志竟也打着赤膊干。镢头砍下去被狼牙刺弹回来；刺扎进了皮肉。他们一咬牙，拔出刺又猛干。很多同志不让别人接班，非得排长命令休息，干的人才把镢头交出来。

晚上，架起枯树烧得通明，大家借着火光开荒。

过了一个多月，镢头大量增加了。团部修械所成天打镢头。新镢头不断送来，开荒工效日上升。有一天，我们连——七一八团三营九连的张柄权同志开了一亩六分地，打响了全团第一炮。第二天，他的名字就上了报，全团展开学习张柄权的热潮。接着我营十一连的李位同志，一天挖了三亩七分六厘八，轰动了全旅。

百里背粮

初开荒，没有种子，就要到远地去背粮；最近是一百多里，远的三百多里，来回要六七天。那时全连才两条口袋。大部分同志用粗毛毯扎成粮袋，少数人用军裤扎上裤脚当口袋，还有的把上衣襟缝起来背粮食。

山道崎岖，身上全副武装，再加上几十斤粮食，的确很重。背粮途中，你追我赶，强的帮弱的，帮助病员背枪、背粮。都想早些背回，多开荒地。

团参谋长尹保仁，是全旅有名的“飞毛腿”。他和一些老红军战士，根本不用口袋背，全凭自己的“铁肩膀”，挑着百多斤的担子，跑在部队前头，甚至比部队早一天回到营房。大家回来，就看见他们在山上开荒。

瓜菜大丰收

初到南泥湾，都以野菜度日。大家到溪边找野芹菜；到树林里找猪毛菜，甜菊菜；上山采蘑菇、木耳。拿回来用开

水一煮，拌上盐，很好吃。

“天下雨，有菜吃，快快上山拣地皮。”这是当时的一句顺口溜。雨过天晴，山坡上起一层“地皮”，黑黝黝的，和木耳差不多。大家一筐筐地拾回来，加上鲜蘑菇、野蒜，就熬出了美味的“三鲜汤”，我们非常爱吃。

一九四一年，快过端午节了，连长和司务长商量要让大家会一个餐。可是没肉没油，只好派三个同志到山林中搞点油水，弄野味。

夕阳西下，三位“猎人”回来了，每人身上挂了一大串。大家一看，真好笑：三个同志都挂着一串“王八”，大小有好几个。于是端午这天，全连吃“木耳燉王八”。

为了解决副食品问题，全连割了马莲草，打了柴，背着步行到九十里外的延安集市上卖了，买回菜籽来；连长和司务长跑了两百多里买回一口母猪，两口猪仔。我们就种了三十多亩菜，二十亩山药蛋，还种了二十多亩小麻。猪圈里，第一次传出了猪的噪叫声。

菜苗出来后，青翠满园，着实爱煞人。战士们早上在菜地锄草，情不自禁地唱起来：

早起来锄草，

咱比太阳早；

南瓜拉蔓子，

西瓜结蛋子。

.....

秋风拂面，瓜熟蒂落，瓜菜大丰收了。拳头大的西红柿，齐膝盖的大白菜；斗碗似的山药蛋一个就有四斤多重。在萝卜地里，发现一个大家伙，一个战士拔它不起来，只得用镢头挖，使了好大劲才挖出来。这萝卜比暖水瓶还粗，两

尺多长，足有十八斤重。这一年收下的瓜菜，一共十七万多斤；小麻也丰收了，榨成了喷香的麻油。

不要上级发一针一线

棉花、布匹是当时最宝贵的东西。不少同志，棉衣穿了四五年，补钉落补钉。有些网套，破得和渔网一样。尽管这样，大家还提出口号：“不要上级发一针一线！”

要是谁的棉衣烂得实在不能穿了，经连部批准，可以“报销”。办法是：排长把棉花掏出来撕成小块，每人分一块。战士把它捻成细线，用木炭水一染，就成了灰线。做鞋帮，补衣服都离不了它。

晚上，大家围着火捻毛线，自己织毛衣。有些同志织的毛衣，比卖的还漂亮。雪白的毛衣，胸前织一颗红星，又暖和，又美观。

冬天到了，我们穿上了毛衣、毛裤、毛袜、毛鞋。敌人要冻死我们，我们却“浑身上下都是毛”。在操场上练投弹，练刺杀，个个生龙活虎。

当时，日用品也绝大部分是自己搞的。葫芦做饭碗，大麻编草鞋，野杏仁砸出擦枪油，桦树皮做日记本，子弹壳捶成钢笔尖，木炭熬墨水……。每个班的窑洞前，都砌一座大沙盘，在沙盘里学写字。

最难忘的是，我们全连挖成一座九丈深的窑洞。战士们在墙上划出政治栏、军事栏、文化栏等，还修了一座戏台。

戏台两侧，摆设着各种文娛品，有羊皮腰鼓，木管喇叭，柏木象棋，桦树皮扑克牌，木头刀、枪，还有“金箍棒”。谁能想到，在荒山里我们还演过“孙悟空大闹天宫”哩！那一回，闹得人笑破肚皮，台上几乎上了一个排的人，

“玉皇大帝”的帽子都打掉了。

陕北江南

经过四年辛劳，我们把荒山变成了美丽如画的锦绣河山。

从前是“荆棘遍山岗”，如今是“谷穗满山香”；从前是狼豹成群，如今是猪羊满圈。

从一九四三年起，我们就开始给边区政府交公粮了。每个战士上交粮两石，整整六百斤细粮。当我们送粮的大车，驮粮的骡马经过村镇的时候，老乡们都敲起锣鼓来欢迎我们；边区人民反映：“当兵的交公粮，真是开天辟地头回见！”

到了一九四四年的端午节，我们再不去抓“王八”子。连长带着司务长、各班班长，到猪圈去找“目标”。大家民主决定，杀哪一口就是哪一口。司务长进去，抓住一口肥猪的耳朵拽出来，马上开刀。这一天会餐时，菜鲜肉肥，鸡蛋木耳汤怪香的，一桌两瓶酒，吃得人人酒足饭饱，满面红光。

开辟南泥湾的三五九旅，经过四年艰苦奋斗，不但实现了“丰衣足食”，而且锻炼了思想，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我们保卫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粉碎了敌人的经济封锁，守住了边区的大门。

开 荒 第 一 天

王 金 山

一九四一年，我们三五九旅这支英雄部队，为了执行毛主席提出的“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指示，来到了荒芜的南泥湾开荒造田，进行生产。

南泥湾在延安东南七十里，到处是一眼望不透的梢林，遍野是狼牙刺，没有房子，没有人烟。那时国民党反动派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一年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调动军队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包围封锁，想困死我们。我们没有菜吃，喝点盐开水；没有粮吃，一天三顿喝点小米稀饭。就是这样，谁也没有叫过苦。那时候，我们住在临镇李家坡一带。部队刚刚开到这里就抓紧农事季节开荒生产，顾不上住房问题，大部分人就住在用树枝支起来的草棚里。有的同志刚把背包放下，就拿起斧头、镢头，砍树挖草，动手安家。我们连里有个叫刘金望的战士，在机枪班里扛机枪。他爱说、爱唱、爱跳、爱跳，真是个“机灵鬼”，工作积极，打仗勇敢，谁见了他都要夸奖几句：“好小伙！”他也爱和别人开玩笑，所以有些同志，见他歪着个头，就叫他“歪脖子”。来到南泥湾，他比行军打仗的劲头更大了，就象只小老虎。头天晚上，他在齐眉高的野草里，用几根树枝搭上被子当帐篷，铺一些茅柴和枯草当床褥，一躺下，又软又舒服。他刚建成了“家”，就把我们拉去作客。一进门就问我们：“这不比诸葛亮的茅庐还漂亮得多吗？”惹得我